

生活百味

劳卫制



闲云野鹤

最近,在整理众多旧纸片时,我发现了一张历经66年还完好无损的成绩报告表。上面记载着1958年我在三初中一(3)班时的学习情况。

老师评语中的最后一句话是“希望积极参加劳卫制锻炼,增强自己的体质”。

什么是劳卫制?劳指劳动,卫指的是卫国。即锻炼好身体准备劳动和保卫国家的一种体育考测制度。

国家曾经规定,从1958年起,初中、高中、大学的学生要分别达到预备级、1级和2级的标准,对达标者颁发证章。

我的体育成绩一般,未得过证章。但我妻青少年时擅长球类运动,顺利获得过劳卫制1级和2级证章。

往事如烟,耄耋老人们回忆此事历历在目。大家始终都晓得——身体是革命的本钱。



劳卫制证章

平凡的一天



丁维香

听毛不易《平凡的一天》,波澜不惊的声线、缓缓的旋律和简单质朴的歌词,听着云淡风轻,内心却泛起涟漪。

早晨自然醒,走在阳光里开着鲜花的路口;下班后不追不赶慢慢走回家,晚风、斜阳、黄昏的市场和朋友的电话;晚餐桌摆在开花的院子里,阵阵欢声笑语……

这样的一天对大多数人来说,也许只是偶尔而非常态。我们总是为了太多遥不可及的东西疲于奔命,想要的太多,不甘于柴米油盐的日常。所以活得挣扎、拧巴。

毛不易的歌很治愈,勇敢接受自己的渺小,努力进取,但不为难自己,认真真过好每一个平凡的日子。

生命中的每一天,都“是最平凡的一天,是最完美的一天”!



章忠

好友小吴用捡来的菜坛子种养荷花,今年即将开出第一朵花。意外的是,荷花不走寻常路,直接刺穿了硕大的荷叶,露出了“尖尖角”。

荷花与荷叶的这种相爱相杀,究竟是因为荷叶压制了荷花,让荷花选择了在沉默中爆发,还是荷花错把荷叶为自己遮风挡雨的多情当成了一种束缚,最终选择了“撕破脸皮”放飞自我?

在自然生长环境下,这种情况很少会出现,我觉得问题就出在下面的菜坛子上,它的开口太小了,使得荷叶与荷花被不情愿地“捆绑”在一起,相互纠缠的结果就难免会出现“牙齿碰伤舌头”的情况了。我把看法说给小吴听,小吴一拍大腿:“你说得对啊,错就错在我身上,当年读龚自珍的《病梅馆记》,我还对那种为

相煎“荷”太急



了满足自己病态的审美,让梅树扭曲生长的行为嗤之以鼻,没想到现在竟然因为自己的别出心裁,让荷花荷叶爱恨纠缠,两败俱伤。明

年如果还用这个菜坛子种荷花,我会用切割机把它拦腰切开,纵之顺之,让荷花和荷叶和和美美、美美与共生长在一起。”

“冒险”拔掉灭蚊器



刘井明

我的睡眠一直不好,只能维持着脆弱的平衡。因此一再对老张交代,早上如果我没睡醒,不要跟我说话,也不要进我屋。老张理解,连连答应。每天我不睡

醒,他都是轻手轻脚,尽量不发出声响。一旦发现我醒了,他立马开始刷视频。

但是,昨天我睡醒后,发现床跟前插在插座上的灭蚊器被拿掉了。不用说,一定是老张干的。我每晚必插灭蚊器才能安然入睡的。

老张干了一件多么危险的事啊。鬼子进村零距离了,还在我眼皮子底下,

我居然都没醒,太确幸了!老张冒着挨吡的危险拔掉灭蚊器,也是爱妻心切,想让我少闻点灭蚊液发出的味道。虽然没有证据证明它对人有害,毕竟大白天也用不着它了。

不过,万一真把我弄醒了,还不如让灭蚊器插着。这也说明老张的整个操作多么轻、多么轻……

院里有棵杏树



墩保留下来,打磨好,放在大门口当个座椅,也算是一种怀念吧。这棵树,也是小猫爬上爬下的乐园(附旧图如下)。

远在城里的大哥去年初春回来,在集市上花30块钱买了一棵杏树,把它安置在了原来那棵老杏树的

位置。看着它在春天里发芽,在夏天生出碧绿的叶子,经过一年的努力,继而在来年春天鼓起一个个嫩嫩的花苞,再到开花、结出一颗颗圆溜溜的翠杏……一棵小小的杏树,给寂寥的院落带来了无限生机。

来院里停留的麻雀多了,循着杏香采食的喜鹊多了,顽皮的风儿也会悄悄摘了杏儿撒在地上……

只是一年的时间,我们又体验到了自家院落即摘即食的美感。所以,生活中只要你有想要做的事,马上就去做吧,一切都还来得及。

掰了一块酥甜软糯的杏肉,放到母亲嘴里,我说:“要不,咱在院里再种棵桃树?”

行行摄摄

盐运业的“黑匣子”



胖成三角

我不会用手机

在仪征十二圩的“江上盐都盐运文化展示馆”中,我见到了这样一件百年文物:它用三年生的老竹制作,中间套一个挖好的迷你木桶,外有铁箍,加上闭合度很高的盖子,拧紧后非常像现在的保温杯。当地朋友介绍,这就是当年运盐船上必有的“黑匣子”——引筒。运盐的客商会把船上淮盐的总量、运费、运达地点,以及运盐船上的船老大及雇员姓甚名谁,都以小楷恭录,卷起,用油纸包好,装入引筒中,随船交付客商,账目便清清楚楚;而万一发生船难,整船的盐都会翻入江中,责任是谁的,只要等这竹制的引筒在江水中漂浮起来,打开一看,一目了然。



晚清时期,在十二圩,长江与大运河交汇的奇景触发了船运的便利,演绎出绵延60多年的盐运传奇。

当时,这里汇集了产自两淮地区的食盐,每一座雪白的盐山都有五六层楼那么高。每天,随着一声炮响,白底蓝字的“鹽”字大旗高高升起,数万盐工便开始了一天的劳作。2000多艘船将通过30多个码头,每年将约15万吨淮盐转运到湘、鄂、赣、皖等地。运盐的船都是庞然大物,是不容易翻的,但凡事都有例外。万一船翻了,应该怎样结算损失、分摊责任,口说无凭,自然需要“黑匣子”里的契约。这是当时盐运业精细管理的成果,也是中国人性格谨慎的标识。

本版投稿方式

邮箱 jhwbpyq@163.com 或扫二维码(如下)。投稿时

请附上微信名、头像图片和联系方式。

